

了。

她記憶了整個過程。有三位官員坐在那裏，前面堆着許多紀錄。他們發問。目的是觀察警覺性多於要求答案。其中一位發問者是女性，她很慈祥、溫柔，在她緊張時，不停地安慰她。當會見完畢，該會主席便點頭示意，或者請病者到後面的門，或者返回候診室。那位女士微笑着，因為她知道他們會把她遣回候診室去。他們果然這樣幹了。

一位臉色陰沉的女子被召了。她看起來只有五十歲，並且緊張地笑着自言自語說：「好吧，這兒沒有甚麼事的！」

他們首先呼喚露絲的名字。她握着范奇廉的手。他很鎮靜地坐着，消瘦的臉兒扳起來，眼裏含着淚似的。

她說：「親愛的，一切會順利的。」

那委員會有兩女一男。其中一位女士是主席，她看着案上的紀錄，問道：「你很緊張嗎？」露絲想說話，但口裏很乾燥，感到說不出話來。她吞咽後說：「我想有一點兒。」「你的上司說你對孩子很好，你自己有孩子嗎？」露絲正想作答時，主席說：「噢，我知道了，沒有孩子的。」露絲又想念莉達了。

那位男士說：「我看你不是住在中心的。」露絲迅速地答道：「我與丈夫一起居住的。但我從未請假，十年來未嘗請假一天。我丈夫也知道我經常準時回到中心的。」

他們靜坐對着她。她知道他們已決定了。通常他們在接見你前已作決定。那不苟言笑的主席說：「現在完結了。」她指着候診室的門。露絲感到一陣子的快樂，另一次五年，另一次五年。

她返回候診室。一眼望去，發現范奇廉不在那裏。但這是當然的，范奇廉的名字是跟着她的。除了在

她離開時，進了會議室的那位男子外，候診室是空空的。

范奇廉不久便會回來的。她坐下等候着。時間慢慢地溜去，那男子回到候診室，臉上還掛着微笑。牆上的時鐘慢慢地轉動着，她仍繼續在等候范奇廉。

後來，一位很活躍的女子走進候診室，見到她便感到很出奇：「你是否在等候被呼喚去會見委員？」露絲答道：「噢！不是，我已進去了，我是在等候丈夫范奇廉，你知道我們的生日是同在一天的。」

那年青女子望着她，苦着臉說：「對不起，其他人都走了，也許你的丈夫已回家了。」露絲說：「對的，他必定較我先回家去。這是當然的事，他必較我先回家了。」

她離開候診室，到超級市場買蝦，因為范奇廉喜歡吃蝦。他們要慶祝可以共渡另一個五年。她不停地想着慶祝事宜，直到她開了門鎖，踏進那所空房子的一刻。